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

——海德格尔与 德里达

ON HEIDEGGER 海德格尔

（德）马丁·海德格尔 · 德里达 著 · 孙周 译
F476.234.462.1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上海
译文出版社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59

B516.54

世界思想家译丛

H12a2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Heidegger

海德格尔

[美] 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 著

张祥龙 林丹 朱刚 译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Heidegger, ISBN 981 - 240 - 789 - 8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美)约翰逊著;张祥龙,林丹,朱刚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世界思想家译丛)

SBN 7 - 101 - 03248 - 6

I . 海… II . ①约…②张…③林…④朱… III . 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 IV .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896 号

-
- | | |
|-------|--|
| 书 名 | 海德格尔 |
| 丛 书 名 | 世界思想家译丛 |
| 主 编 | 张世英 赵敦华 |
| 原 著 者 | [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 |
| 译 者 | 张祥龙 林丹 朱刚 |
| 责任编辑 | 申作宏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
| 版 次 |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 字数 83 千字 |
| 印 数 | 1 - 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 - 101 - 03248 - 6/I · 425 |
| 定 价 | 8.00 元 |
-

目 录

1.人生曲径	1
2.缘在	14
3.时间性	34
4.真理	47
5.艺术	59
6.人道主义	72
7.语言	84
8.科学与技术	97
9.思	108
词汇表	116
参考书目	118
后记	123

1

人生曲径

对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人们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他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或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有的人则觉得他的思想有些神秘化,甚至是故弄玄虚得令人难于容忍。一些人认为他的语言极其出色、激发思想,另一些人则视之为完全缺少意义。一些人认为他与纳粹的政治联系使他的哲学思想信誉扫地,另一些人则不这么看,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在 1966 年 9 月,海德格尔接受了德国《明镜》杂志的采访,在这次采访要结束时他说:

思想的最大困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我所能见的范围而言,今天还没有任何言说着的思想家,其“伟大”足以将思想以直接的和具有清晰轮廓的方式带到事情的中心,并由此而将它送上它的道路。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被思考者的伟大是过于伟大了。很可能,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沿着那些延伸不了多远的狭窄小道开出朝向它的某种通路而已。^①

海德格尔自认为对哲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班上的学生们有这样的报道：海德格尔有时一节课只讨论他写下的一句话，表述他对这句话的优美和重要性的看法。然而，在上述那次采访（这事发生于他去世前十年）中，海德格尔对自己的估价似乎比较谦逊。他将自己做的事视为是沿着曲径的摸索，以求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某种方向。

海德格尔的生活就可以被描述为一条曲折的小径，充满了转折与叉道。在每个叉道那里，他都做过选择。已做出的决定无可更改，但前面的路还允许做出新的转弯。当代思想者们的的问题是：海德格尔开出的这条路值得我们追随吗？如果值得的话，又如何沿着它行进呢？

梅斯基尔希的起点

马丁·海德格尔 1889 年 9 月 26 日出生于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的梅斯基尔希。他的父亲叫弗里德里希（1851—1924 年），是一位制桶工匠和天主教的教堂司事。他的母亲叫约翰娜·肯普福（1858—1927 年），来自格金根地区的一个世代农民家庭。马丁是他们的长子，另外两个孩子是女儿玛丽和次子弗里兹。他们算是小康人家，既不富也不穷。海德格尔小时在母亲老家的家庭农庄上度过不少时光，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因而自早年起就对乡间小路充满了感情。这是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家庭，这样一种家庭背景极大地影响了海德格尔的求学之路。

他在梅斯基尔希上的小学，是一名优秀学生，被选拔出来继续深造，以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在当时的德国，一名出自乡

村的男孩要当天主教神父，只有离开家去上传统的文法学校。为了能考进这种学校，学生必须学拉丁文，而当地的乡村小学没有开这门课。一位叫勃兰特胡贝尔的当地神父教授海德格尔拉丁文，使他得以进入位于康斯坦兹由耶稣会办的文法学校。海德格尔在那里学了三年，接着在弗莱堡也是由耶稣会办的伯特霍尔兹文科中学上了三年。

海德格尔在1957年写的“回忆”文章中说，他在这六年里“学的每件东西都有持久的价值”。^②他那时学了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1907年，那所文科中学的校长，后来成为弗莱堡的主教的格约伯神父送给海德格尔一本布伦塔诺的书，名为《论存在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数种含义》。这件礼物促使海德格尔去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书，由此而决定了他后来的哲学思想的方向。他将此书视为自己哲学追求的起点，他这样写道：

要寻找存在的多重意义中的统一者，这样一个追求在当时还只是不清楚、不稳定和毫无希望地搅扰着我。但它却一直不停止，经过许多的颠覆、曲折和困惑，终于引我在20年后达到《存在与时间》。^③

正是在这些年里，他开始阅读荷尔德林的作品。他小时的经历对其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些影响并伴随了他一生。

从神学到现象学

当海德格尔完成在弗莱堡的中学学业时，他想参加耶稣会，于是来到该会设在奥地利的费尔德基尔希的见习营地。他在那里呆了两周后，因健康原因而被除名。他的体质虚弱，被认为不能满足该修会对其成员身体素质的要求。1909年，

他回到弗莱堡,进入耶稣会的神学院和弗莱堡大学学习。两年中,他学习神学,并广泛阅读哲学著作。1911年,他被诊断为神经型的心脏病,被迫中断学业回家休养。在休养期间,他决定不当神父了,便离开了神学院。

海德格尔在1911年冬天回到弗莱堡,想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虽然他坚持听这方面的课,但没有参加考试,却参加了哲学方面的考试,并在阿瑟·施耐德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心理学中的判断学说》,于1913年完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海德格尔的生活中开始有了一系列政治上的选择,它们对于他的生活道路应该具有重要影响。他于1914年应募入伍,但因健康问题还是不能实现这次选择,又一次被除名。1915年,他被征召到弗莱堡的邮局监控部门干邮件检查的工作。(按照奥托的书,)他可能在这段时间里读到他的同事们的通信。^④1918年,在战争接近结束时,他被征召入伍,在西部战线当气象兵。

在这段时间中,海德格尔开始阅读埃德蒙特·胡塞尔所写的关于现象学的书,在其中发现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方法。海德格尔相信这种方法,特别是当它被导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向时,可以有助于解决布伦塔诺的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海德格尔想到哥廷根大学去随胡塞尔学习,但战争和他当时的经济条件使之无法实现。然而,他在这段时间中可以在弗莱堡继续学术研究,完成了他的教职论文。在德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教职论文是得到博士学位后的进一步要求,当事人以此来表明其研究与演讲的能力。要获得大学中的教职,这是必要的一步。

海德格尔希望得到弗莱堡大学的基督教哲学讲席。部分

地由于这个期望,他写了《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的教职论文。他做的应试演讲的题目是“历史中的时间概念”。在写于这段时间的学术履历中,他表示想终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这篇教职论文……让我通过当代现象学的视野对
世纪的逻辑和心理学有了全面的了解,同时认识到某些
中世纪思想家们的历史价值。如果我有幸被接受从事学
术与教学的话,我将用我终生的工作来完成这些研究课
题。^⑤

海德格尔启动了这个方向上的事业,就在做邮局检查员的时候开始在弗莱堡大学讲课。他于1915年至1916年的冬季开设了第一门课,题目是“古代哲学与经院哲学的原则”,主要讲巴门尼德的哲学。他还讲授康德、费希特和19世纪的哲学,并教了一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班课程。然而,当学校的决定做出,基督教哲学的教席并没有给予海德格尔时,他也没有被提供在这所大学任何其他的有偿教职。

1916年,胡塞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资深教授,因此海德格尔拥有与胡塞尔一起工作的机会。两人过了多久才形成比较亲密的合作关系呢?关于这一点,人们有不同看法。海德格尔在给胡塞尔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感谢后者帮助他出版了关于司各特的教职论文。但是胡塞尔在1917年下半年给保罗·那托普的信中,对海德格尔是否适宜在马堡大学教书一事只给予了很有限的支持。因此,海德格尔没有得到这个职位。到1917年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开始一起讨论哲学,并且发展到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到1918年7月海德格尔接到去当气象兵的征召命令时,胡塞尔写给海德格尔的

信已经是朋友式的,甚至带有父辈的语气了。

1917年3月21日,海德格尔与特阿·埃尔夫丽德·佩特瑞结婚。她是弗莱堡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信新教路德宗。婚礼在弗莱堡圣母大教堂的大学附属教堂中举行。由于是战时,礼仪从简。尽管佩特瑞明确地(与海德格尔)讨论过改宗的可能,但最终还是没有加入天主教会。按照规矩,来自这种家庭的孩子应该视为天主教徒(他们有两个孩子,约格生于1919年,赫尔曼生于1920年)。

还有一些对海德格尔一生有影响的事情,也发生在这段时间。1917年,海德格尔开了关于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课,讨论后者的《关于宗教的演说》。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著作深刻影响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这时也开始与卡尔·雅斯贝尔斯发生重要关系和通信联系。这些事情如何合起来影响了海德格尔,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到1919年1月,海德格尔与天主教的关系已经大大疏远了。同一年,胡塞尔说服弗莱堡大学为海德格尔提供了一个有固定收入的职位——做胡塞尔的助手。这样,海德格尔就一边讲课,一边辅助胡塞尔。海德格尔作为一位有思想激发力的年轻教师的名声,也开始增长和传播。同时,他开始了《存在与时间》的创作。

胡塞尔非常关注海德格尔的发展。根据一个传闻,胡塞尔自己花钱为海德格尔购买路德的著作。但是,当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助手来从事现象学研究时,他采取了与胡塞尔不同的方向。他相信,现象学的真谛在于看出为现代科学技术倾向所遮蔽着的那个思想维度。他希望,运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古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会使思想重获生机,克服

20 世纪的精神危机。1922 年,马堡大学又出现了一个教席空位。这次,胡塞尔的推荐信是高度肯定的,海德格尔获得了任命。

马堡年代

海德格尔在马堡的那些年(1923 年至 1928 年),是他焕发创造性的时期。他的讲课使听者兴奋不已。据汉斯-乔治·伽达默尔回忆,即使海德格尔早上七点开始讲课,教室中也仍然挤满了人。除了教学,他还经常与同事们讨论问题,其中意义深远的是他与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的每周谈话。这些谈话影响了双方,以及 20 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建立了哲学的和私人的关系。阿伦特是海德格尔在马堡的学生,年方 18 岁,成了 35 岁的海德格尔的情人。阿伦特是犹太人,因而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中断了。阿伦特将现象学运用到政治学中,就是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她还在美国宣传海德格尔的著作。尽管海德格尔与纳粹有过联系,但是阿伦特在 1950 年又重叙与海德格尔的友谊。他们的关系这些年来受到了关注,出现了一些相当不错的资料,可供进一步研究。

就在马堡,海德格尔写出了《存在与时间》。毫无疑问,这本书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但它却是在相当仓促的情况下被写成和出版的。写作的开端可回溯到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那些讲课。1926 年,尼考拉·哈特曼的离去使马堡大学哲学系出现了一个教授空额,于是(在系主任的催促下)

海德格尔集中精力把稿子写完。那年的春天，他在托特瑙山中靠近自己家的一间小房中紧张工作了三个月。其间，胡塞尔曾加入，与海德格尔讨论此书中的某些章节。虽然胡塞尔后来将这本著作看作是对现象学的背叛，但在1926年时他仍然认为海德格尔是他最出色的学生，并帮助海德格尔改进此书的清样。这本书于1927年在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出版了，以后也没有得到续完。下面的第二、三章就是对此书的介绍。

胡塞尔于1928年退休，海德格尔被选作他的继任者。于是，海德格尔回到弗莱堡和挤满了成百上千学生的演讲厅。

弗莱堡和国家社会主义

虽然胡塞尔帮助海德格尔获得弗莱堡的教职，但情况马上表明，海德格尔并不只是在继续胡塞尔的工作。1929年，在海德格尔所作的题为“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就职演说中，暴露出与胡塞尔的裂痕。同一年，他与恩斯特·卡西勒公开讨论和辩论，出版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他还出版了《理性的本性》，并开了关于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德国唯心论者和柏拉图的《国家篇》的课程。1930年，柏林大学请他去做教授，但他出于对乡土的热爱和对于大都市的厌恶而拒绝了。

虽然回到弗莱堡似乎是海德格尔走向哲学伟大事业大道的重要一步，但实际上这也是让他的生活陷入艰难和巨变的一步。人们都知道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政治事件。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很快就中止了宪法和公民权利。他在3月成了独裁者，并开始实施反犹太人的政策。1933年4月，海德格尔被选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很快正

式参加了纳粹党。他当了一年校长,就于1934年4月辞职,但没有退出纳粹党。

这件事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接受。他的政治行为导致了人们对他的哲学思想的严肃置疑。可以肯定的是,海德格尔在政治上从来就是保守的,并且反对共产主义。有些人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了纳粹主义的种子;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相信,海德格尔是被他所处的形势误导了,以致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错误判断,但他的本意并不坏。他们认为不应该依据海德格尔的政治选择来理解他的哲学著作,因为两者之间没有清楚的必然联系。至今已有不少书讨论这个问题。尽管眼下这本小书不可能解决它,但还是提供了一点有关的信息。人们也可把参考书目中列举的一些著作当作起点,以助于对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那些与海德格尔关系最亲密的人们的叙述使我们可以肯定,海德格尔确实在政治上陷入了国家社会主义,相信这将使他能够直接面对时代的精神危机。当然,那时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相信有这种危机。他的许多学生信服他的思想,就是因为他们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应对这种危机的道路。卡尔·莫约林在“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者”一文中认为,海德格尔的错误可能在于“他相信极权政府能够重建由于现代性的来临而遭破坏的精神与国家的统一”。^⑥海德格尔似乎相信,当了大学校长,他就能够改革德国的大学,让它们符合德国人民的精神需要。

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他在1934年初就看出他的思想对国家社会主义毫无影响,他必须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

于是,当纳粹当局要求他开除医学院和法学院的院长时,他就辞职了。他还拒绝参加他的继任者的就职仪式。这样,他又重执教鞭。1935年,他作了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演讲。从1934年到1942年,他开了关于荷尔德林和尼采的课。这些课以及他关于语言的演讲可以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被理解为是对纳粹的抵制行为,但在仔细阅读后又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他的工作是在支持纳粹的观念。甚至在1934年之后,还有报道说海德格尔佩带纳粹的徽标,并迟至1936年还行纳粹礼。卡尔·勒维特与伽达默尔这些海德格尔早期的学生或朋友就是这么说的。然而,上过海德格尔40年代早期课的瓦尔德·比梅尔报告说,海德格尔根本没有行过纳粹礼。关于这些事情的解释,似乎没有一个是无问题的。

1944年,海德格尔被学校当作基本无价值的或非必需人员,被征召入由老幼人员组成的后备役,并被指定到莱茵河边挖防坦克战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战争结束时,在法国军队占领期间,海德格尔再一次被定为无价值的。这一次,他的政治判断是现实主义的了。他知道自己与大学的联系是危险的,于是申请荣誉退休教授的身份,而这意味着他将不再教书,但保持研究身份。大学的清除纳粹委员会做出决定,认为海德格尔只在做校长的那段时间里才是一名纳粹,并建议当局同意他的申请。但法国占领军当局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被禁止教学,但可能是由于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他毕竟没有被开除。他继续以研究教授的身份被大学录用。1950年,他的教书权利得到恢复。1951年,他得到了荣誉退休教授的身份。

除了在清除纳粹的过程中他写了一些信件和1966年接受《明镜》杂志的采访外,他对自己与纳粹的关系一直保持沉

默。这个采访记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发表,因此,无法再询问更多的问题了。1983年,海德格尔的儿子出版了《事实与思想》,这是海德格尔对做校长一事的反思。他通过儿子的手在适当的时候出版此书,被一些人当作某种形式的道歉。如果海德格尔就此事说得更多一些的话,就可能使我们更容易判断他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真的与极权政治体系合拍。伽达默尔这么说及海德格尔:

这是一个用其思想影响了人们几达半个世纪的人,一个施放出无可比拟的暗示力的人。作为一位思想者,他发现了遍布于人与人之间及人与世界之间的生存的“牵挂结构”,以及(与之纠结在一起的)人朝向自身解构或毁灭的倾向。然而,这样一个人也能够让虚幻的东西来主宰自己的行为。^⑦

海德格尔的沉默是可耻的,但这沉默既不能当作拒绝阅读他的著作,也不能当作否定他的思想价值的理由。但它的确是提出一个问题的理由。这个问题就是:他的思想具有什么政治含义,以及它将把我们导向何方?它还是使我们将哲学与政治不看作完全无关的理由?要知道,哲学家是生活在一个政治世界之中的,并对它负有责任。

战后

1945年的审查和一段可能是短暂的神经崩溃之后,海德格尔又重操旧业。他给让·波弗勒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解释了他的思想与法国存在主义的区别。为了纪念里尔克,他作了题为“诗人何为?”的演讲。他还重叙一些旧谊,包括与

阿伦特的友情。他的演讲涉及技术、语言和不同的哲学家们。他作旅行,开始为自己的著作和演讲全集做准备。此全集如能完成,将有 100 卷之多。

海德格尔于 1976 年 5 月 26 日去世,被葬于梅斯基尔希的教堂墓地。葬礼上作了天主教的弥撒,由他那位当神父的侄子主持。

乡间曲径的召唤

在一篇短文“乡间曲径”中,海德格尔描述了家乡梅斯基尔希的一条宁静的乡间小路。他同时还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思想的召唤。他这么写道:“这乡间曲径的召唤不是很清楚。这是一个灵魂在说话?还是世界或神在发话?”^①海德格尔的思想最好被理解为对于一种召唤的回应。在考察他的思想之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召唤的来源对于他而言是不清晰的。

注 释:

- ① T. 席汉 (Sheehan):《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思想者的海德格尔》(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 Chicago: Precedent Publishing, 1981 年, 65 页。
- ② 同上书, 21 页。
- ③ 同上书, 21 页。
- ④ H. 奥托 (Ott):《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生活》(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 trans. Allan Blund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年, 83 页。
- ⑤ 同上书, 86 页。

- ⑥ 席汉:《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思想者的海德格尔》,41 页。
- ⑦ 引自 T. 诺克摩 (Rockmore):《海德格尔讼案:哲学与政治》
(*The Heidegger Case, O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92 年, 368 页。
- ⑧ 席汉:《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思想者的海德格尔》,71 页。